

语言 教学与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9
8
2

1

LANGUAGE
TEACHING
AND
STUDIES

语言教学与研究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总第11期)

编辑者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排版者 北京语言学院印刷厂

印刷者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国内总发行 天津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2820信箱)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218号

国内代号: 6—58 国外代号: Q170

国内定价: 0.50元 1982年3月10日出版

LANGUAGE TEACHING AND STUDIES

NO. 1 1982

MAIN ARTICLES

The constituent order of Chinese sentence and distribution theory Shi Cunzhi

A comparison of adverbials and complements Liu Yuehua

“又” and “再” Li Wenzhi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mplified characters and character teaching Chen Yachuan

Adverbials of time and complements of time—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French Cheng Tang, Yu Shuhua

Teaching of Chinese literary selections
Liu Lianli, Chen zhuo,
Song Shaozhou, Zhang Shumei

语言教学与研究 (季刊)

- | | | |
|-----|-------------------|--------------------|
| 4 | 从汉语语序看分布理论 | 史存直 |
| 22 | 状语与补语的比较 | 刘月华 |
| 38 | 谈谈汉语多重修饰语的词序问题 | 周生亚 |
| 47 | 汉语数量词和否定词关系的探讨 | [美]李英哲 贾梅露译 |
| 59 | “进行”的语法作用 | 宋玉珂 |
| 65 | 关于“又”和“再” | 李文治 |
| 77 | 助动词“想”和“要”的区别 | 张维耿 |
| 79 | 汉语成语及其特性 | 余云霞译述 |
| 85 | 六书说、简体字与汉字教学 | 陈亚川 |
| 105 | 浅谈对斯瓦希利语学生的汉语语音教学 | 周换琴 佟慧君 |
| 116 | 国外汉英对比研究杂谈(一) | 胡壮麟 |
| 127 | 时间状语和时间补语——汉法比较 | 程 棠 于树华 |
| 138 | 谈谈汉语《文选》课教学 | 刘镰力 陈 灼
宋绍周 张淑梅 |
-

1982年第1期

3月10出版

*** 汉语在国外 ***

145 巴基斯坦的汉语教学

Lu., Sh.

149 中国语言学家评介：姜亮夫 (Jiāng Liàngfū)

《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 施光亨执笔

144 * 学习生活 * 现代汉语专业学生赴绍兴、曲阜等地实习

76 * 简 讯 * 北京语言学院短期汉语进修部增设春季班、秋季班

*** 书 讯 ***

21 中日联合出版《初级汉语课本》

78 《外国人实用汉语常用词表》印行

156 本刊1981年第1—4期(总第7—10期)总目录

封面设计：何燕明

从汉语语序看分布理论

史存直

一、引言

我在《句子结构和结构主义的句子分析》一文^①中，曾经指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所用的“层次分析法”和“分布理论”都不符合于语言的天然结构，因而是有害无用。在那篇文章里，我比较着重地批评了“层次分析法”。对于“分布理论”虽然也谈到了一点，但显然谈得很不够，在“分布理论”影响下所产生的“前主后宾说”、“前状后补说”、“兼语和连动式”等等主张进入到中国的教学语法系统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感到有必要把汉语的天然语序拿来和以上所说的各种主张对照一下，好让大家能看清分布理论究竟是否适合于汉语。

首先我们不妨试想“前主后宾”“前状后补”“兼语式和连动式”这些主张之所以提出，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我想，可能是由于人们认为汉语既然缺少“形态”这一重要语法手段，语序就必然成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这一想法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对，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是。大家都知道，当作语法手段来说，人类语言中常使用的语法手段一共有三种：（1）语序或词序，（2）虚词，特别是表示结构关系的虚词，（3）形态，即词形变化。汉语虽缺少形态，也还有两种语法手段好用。即使再把虚词除去，单靠语序来表示句子的关系，也未必就能说语序在汉语中是十分刻板的，丝毫没有变化的余地。所谓“倒装句”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在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

这两句话里，并没有用一个虚词，但就结构来看，两句话的结构却并无不同。当然，前一句是正常的语序，后一句是所谓倒装句，在语感或情调上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只能说是修辞上的区别。因此，我们不难想到，按照刻板的办法来规定汉语的语序，即把出现在动词前的名词或名词性的词语一律看作主语，把出现在动词后的名词或名词性的词语一律看作宾语，把动词、形容词前面的附加成分一律看作状语，把动词、形容词后面的附加成分一律看作补语，必然会和汉语的自然语序发生龃龉的。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用具体的例子来证明汉语的自然语序并不符合于分布理论，也就是说根据分布理论而定的“前主后宾”“前状后补”乃至“兼语式、连动式”之类的说法并不符合于汉语的自然情况。

二、主谓倒装和主语后置

汉语的语序就常见的情况来说固然是“主前谓后”，“宾补均在动后”，（这里的“补”指的是黎锦熙的“补足语”，并非现在通行的“前状后补”的“补”）定语在中心语之前，状语在中心语前后都有，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就主谓关系来说，可以有“倒装”；就宾语来说，可以提前，不仅可以提到动词之前，有时还可以提到句首；就补足语来说，也可以提前；就定语来说，似乎比较固定，似乎总是在中心词之前，可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甚至必须放在中心词之后；就状语来说，它的位置就更为自由，本来就是可以放在中心语之前也可以放在中心语之后的，而在必要时也可以提置句首。这样一说，“主、谓、宾、补、定、状”这六个句成分就没有一个是具有固定语序不能移动的了。

现在且先从主谓倒装问题开始进行检查。像：

1. 真高啊，这座大楼！
2. 太贵啦，这本书！
3. 快进来吧，小张。
4. 放假了吗，你们？
5. 胆子太大了，这个孩子！
6. 找着了吗，你的书？
7. 是刚买的吗，你这本书？

这些句子通常都认为是倒装，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正常的句子，主谓之间通常总是一气连续而不需要停顿的，而倒装句子由于主谓的顺序颠倒过来，一气连续往往就会招致误解，所以通常都在中间有语音停顿。

可是像下面这些句子能不能认为倒装呢？

1. 刮风了。
下雨了。
2. 台上坐着主席团。
桌上放着三碗茶。
3. 东边有一片树林。
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
4. 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
他来了几个朋友。

若说这些句子是倒装，就会遇到一些困难。第一，这些句子中间没有语音停顿，和一般倒装句不符；第二，主语乃是谓语的陈述对象，而在这些句子里，动词后面的名词都不象是陈述对象。一般地说来，紧跟在动词后面的名词在我们的语感上都不像是陈述的对象；要想成为动词的陈述对象，就须要把语序改变一下，把名词移到动词前面，如

1. 风刮了一天。

雨下得很大。

2. 主席团坐在台上。

三碗茶放在桌子上。

而用“有”字表示存在的句子通常总是把“有”字放在存在事物的前面，根本就不能随意调动语序。至于例4的两个句子，前面已经有“他”和“王冕”做主语，若再把“几个朋友”和“父亲”当作主语，那就更会造成结构上的混乱。

据此看来，把这些句子看作主语后置的句子显然是不适合的。怎么办呢？能不能根据语序关系把动词后面的名词一律看作宾语呢？看来也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些句子里的动词都是自动词，如果认为自动词可以带宾语，那么像：

5. 他是我的老同学。

他叫李官祥。

你算老几？

6. 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

李成美当了科长。

二十只小船走成个人字形。

这些句子也就必须把跟在动词后面的名词当做宾语不可了^②。这样一来不但混淆了自动与他动的区别，甚至通常称为“系词”或“准系词”后面的成分也变成了宾语，“宾语”这个句成分要如何定义才好呢？因为“系词”或“准系词”后面的名词实际上和主语所表示的为同一事物，所以通常的语法才特别称之为“补足语”或“表语”，现在也被看作“宾语”，“宾语”在内容上要怎样进行概括呢？

我以为，所谓“后置主语”和“补足语”有更大的类似，不妨一律看作补足语。这样就可以使汉语的结构更加规律，同时从内容上来看也更便于概括了。

三、宾语和补足语的提前

宾语和补足语既然都是动词的连带成分，可想而知，它们的位置必然是以需要这两个成分的中心词动词为基准的。通常的情况是：

(一) 如果一个动词只需要一个宾语或一个补足语，那么宾语或补足语总是跟在动词后面。

(二) 如果一个动词需要一个宾语和一个补足语，那么，宾语和补足语也都跟在动词后面，通常是宾语居前，补足语居后。

(三) 如果一个动词需要两个宾语，那么两个宾语也都跟在动词后面，通常是关涉宾语居前，受事宾语居后③。

正常的语序没有举例的必要，故从略，现在只谈这两个成分在语序上的变化。先谈宾语。宾语提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提到句首，一种是提到中心词前。提到句首的例子如：

1. 这孩子，我很欢喜。
 这孩子，我很欢喜他。
2. 别人的衣服我不穿，我要穿我自己的。
3. 进口货我可没有，国产的我倒有一些。
4. 你要买什么？新出的汉英辞典，我要买。
5. 他回来了，我听说。

在这些例句中，例1的前一句也可能有人认为“这孩子”不是宾语而是主语，但后一句在宾语的位置上补上个“同位语”“他”，就再不能不说是宾语了。例2和例3前后两句一对照，“宾提句首”就确无可疑。例4一问一答相对照，也明显地是“宾提句首”。例5的宾语并不是单个的词，而是主谓短语，就更可无疑的是“宾提句首”了。

上面这些宾提句首的例子，只是简单地把宾语提到句首了

事，并没有靠虚词的帮助，如果有了虚词的帮助，那么宾语的提前就更加容易辨认了。如：

6. 对于你的话，我们完全相信。（= 我们完全相信你的话。）

7. 关于这个问题，老张已经向我谈过了。（= 老张已经向我谈过这个问题了。）

8. 连我的话你也不相信吗？

如果把这些句子开头的“对于”“关于”“连”省去，那么“你的话”“这个问题”“我的话”到底是宾提句首还是主语，又可以成为争论的问题了。

宾语也可以不提句首，只提到中心词前面，如：

9. 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什么事都做。

10. 我一个字也没说。

他连一口水也没喝。

11. 母亲已经把饭做好了。

我们要把穷山沟变成富山沟。

这时就要靠“也”“都”“连……也”“把”等虚词的帮助。像例10，如果把“也”“连……也”省去，改成

10'. 我一个字没说。

他一口水没喝。

照通常人的语感仍是宾语前提句，可是按分布论者来说，也许就是主谓谓语句了。

宾语为什么要提前呢？就多数的例子来看，是为了强调宾语，可是也有时候是为了使句子结构清楚。一般地说来，在句子结构比较简单，宾语不提前也不至于发生结构不清的时候，宾语提前多半是为了强调宾语；可是当句子结构比较复杂，宾语不提前就会发生结构不清的时候，人们就往往用“把”字④把宾语提

前。例如上述例 11 的两个句子，如果改为

11'. 母亲已经做好饭了。

我们要变穷山沟为富山沟。

语气虽然平淡些，但从句结构方面来看还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但碰到

12. 老陈赶紧把话头引到一边。

他把故事说得那么生动。

13. 我看你把家务交给老人家也好。

你别等我回来，先把炉子生上火。

这些句子，若把宾语改放到动词后面，就会成为

12'. 老陈赶紧引话头到一边。

他说故事那么生动。

13'. 我看你交家务给老人家也好。

你别等我回来，先生上炉子火。

即使大意也能懂得，总会令人感到结构不顺吧。特别像例 13' 的后一句，“生炉子”和“生火”都是“动宾结构”，而且“炉子”和“火”都是受事宾语，所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就须要采用“把炉子生上火”这样的说法，句子才妥当。可见宾语提前并不能仅仅看作修辞手段，有时必须是当作语法手段来看待的。

补语有时也可以提前。如：

14. 谁呀，你是？——我是你的老同学。

什么，他叫？——他叫李官祥。

15. 他是什么？——他什么也不是。

这算得了什么？——这什么也不算。

16. 我连学生也不是，更谈不到是什么三好学生了。

四、定语后置

在现代语法书里，我很少见到人们讲定语后置，定语到底有没有后置的情况呢？只记得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里所讲的“次品补语”似乎是当作后置定语看待的。他所举的例子是：

1. 你可有法办这件事么？

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出来咱们吃。

哪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

.....

王先生解释说，这些句子很像

你可有“办这件事”的法子么？

我有叫凤丫头“弄出来咱们吃”的本事。

哪里有“打听这个事”的闲工夫？

不过依我看来，把后置的补语改为前置的定语，是值得商榷的。

王先生又另举了下面这样的一些例子：

2. 先找着了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唤平儿的。

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

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

3. 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许配于汝。

男人只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四个——现在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

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的——走了来。

4. 谁知惜春年幼，生性孤僻，任人怎说，只是咬着牙，断乎不肯留着。

那巧姐儿身上穿得花团锦簇，手里拿着好些顽意儿笑嘻嘻走到凤姐身边学舌。

忽见有一人，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上穿着一双撒鞋，走到门上。

王先生认为例2的补语可认为首品，和前置的首品居于同位。例3的次品补语后面如果不用“的”字，就是叙述句中的描写语或判断语。……中间插入若干描写语或判断语，表面上似乎插入若干句子，其实若认为次品补语，就可以把句子的结构看得简单了许多。例4的句子，照王先生的解释，似乎也可以把后置补语改为前置定语。

依我看来，把例2和例3的补语认为和前面的首品居于同位是适当的。把处于同位关系的后置补语当作后置定语可以不可以呢？我认为这可以活看。但例4的谓语乃是一连串的叙述，一定要把最后的叙述当作谓语，而把前面的叙述当作补语（即后置定语），看来也是未必妥当的。

总之，定语虽以前置为常，但也有少数例外，如例2和例3，是可以认为后置的。我们试观察这些例外，都是“的”字结构或“者”字结构。本来“的”字结构也正是从“者”字结构演变出来的。因此我想起了语法学界关于“者”字结构的一场小小的争论。从马建忠开始，到杨树达、黎锦熙、杨伯峻诸人都认为其中“者”字结构宜作为后置定语看待，可是《中国语文通讯》1980年4期和1981年4期上分别发表了谢质彬和施民权同志的文章，都否定了“定语后置说”。为什么过去的语法学家（包括王力先生在内）一致承认的东西，现在会被否定了呢？看来这也许正是受了分布理论的影响。照否定后置定语说的人看来，“者”字结构既然和它前面实体词有同位关系，那就应该一律认为是前偏后正的偏正结构，不宜时而认为前偏后正，时而认为前正后偏。简单地想来，这个主张似乎也蛮有道理，但我们仔细一检查就会发现其中有毛

病。例如

1.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石。
鸟兽之害人者消。
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
2. 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
3. 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灭不足道者，亦已众矣。

这些句子，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白，像例3，“其”字已经是在复指“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而“其”字之后的“者字结构”就更是修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如果不用这种方法把定语移后，那么全句就会变成：

疾病而死，死而湮灭不足道之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亦已众矣。

这样一来，句子结构是多么臃肿不堪啊！可见文言文靠“者字结构”把定语移后是自有其作用的。它可以使臃肿不堪的变得清爽利索。

像例1里的句子，若把“马之千里者”“鸟兽之害人者”“卒之堕指者”改为“千里马”“害人之鸟兽”“堕指之卒”本也很通顺，为什么一定要用者字结构把定语改放到后边呢？一细体会就可以知道，那样一来，句子就显得十分平淡，不如用者字结构把定语改放到后边生动有力。

由此可见定语后置也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句子的结构清楚，一是为了取得修辞的效果。例2里的句子正可以说是兼有双重作用的好例。

在文言中，定语后置的例子并不限于“者字结构”，还有像下面的例子也必须认为定语后置：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迤。

把“长铗陆离”“切云崔嵬”“八龙婉婉”“云旗逶迤”抽出来看，本来都是主谓结构。在这些主谓结构之间加上个“之”，就都变为偏正结构，好像应该是偏在前正在后。可是在句子前面一加上个他动词，结构关系就再发生变化，使我们不得不认为“陆离”“崔嵬”“婉婉”“逶迤”是后置定语了。可见看句子结构必须有全局观点，死记住一些短语的格式是不行的。

五、状语的位置

状语在旧语法体系中本来就可分为前置状语和后置状语两小类。可是现在多数语法书都按分布理论把后置状语和另外一些东西合起来称为“补语”，所以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仍按旧系统把状语分为前置和后置两小类。

状语虽说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但前置和后置究竟并不完全一样，有些状语只能前置，有些状语既能前置又能后置，但这时前置与后置在表达作用上仍有区别。例如：

〔很好。 〔好得很。	〔极好。 〔好极了。	〔怎么样画？ 〔画得怎么样？
〔我一把拉住他。 〔我拉了他一把。		

一般的说来，能充当状语的有副词、副词性代词、时间词、方位词、数量词、表词（动词和形容词的统称）、介宾结构、主谓结构^⑤等。现在就前置与后置各举一例于下，以资对照：

副词 〔他才到上海，上海话还听不懂。
〔车快得很，不久就到了天津。

副词性代词	〔那么早就去，我怕他还没回来。 你画得这么样，已经算不错了。〕
时间词	〔我明天去看你。 我在那里住了半个月。〕
数量词	〔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 他已经来过四五次了。〕
表词	〔老张在前飞跑。 你的成绩比他差远了。〕
介宾结构	〔他对于文学很有兴趣。 请把纸屑丢在纸篓里。〕
主谓短语	〔大家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庆祝会。 我跌得腰胯生疼。〕

这样一对照就知道按分布理论把前置状语和后置状语截然算做两个不同的成分是未必合适的了。

那么状语除前置和后置的区别之外还有改变位置的情况没有呢？当然还有。首先，把状语提在句首就是常见的现象。例如：

1. 明天早晨我们天蒙蒙亮就动身。
2. 从下周起，你们必须按时交作业。
3. 他们赶上队伍的时候，天已破晓。

就这几个例子看来，状语提前有的是为了突出状语，如例1和例2；有的则是为了使结构清晰，如例3。试想，如果把例3改写成为：

3'. 天在他们赶上队伍的时候已经破晓。

该是多么累赘。

我不妨再抄两个更复杂的状语，请大家体会一下，不放在句首还有什么好办法。

4. 几十年来，在国际国内许多重大的斗争关头，我们党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斗争的形势作出了深